



朱自清傳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陈孝全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传

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传/陈孝全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1(2001.1 重印)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ISBN 7-5302-0193-X

I. 朱… II. 陈… III. 朱自清-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157 号

朱自清传

Zhu zi qing zhuan

陈孝全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2 000 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2 版第 6 次印刷

印数 23741—27740

ISBN 7-5302-0193-X/I·190

定 价: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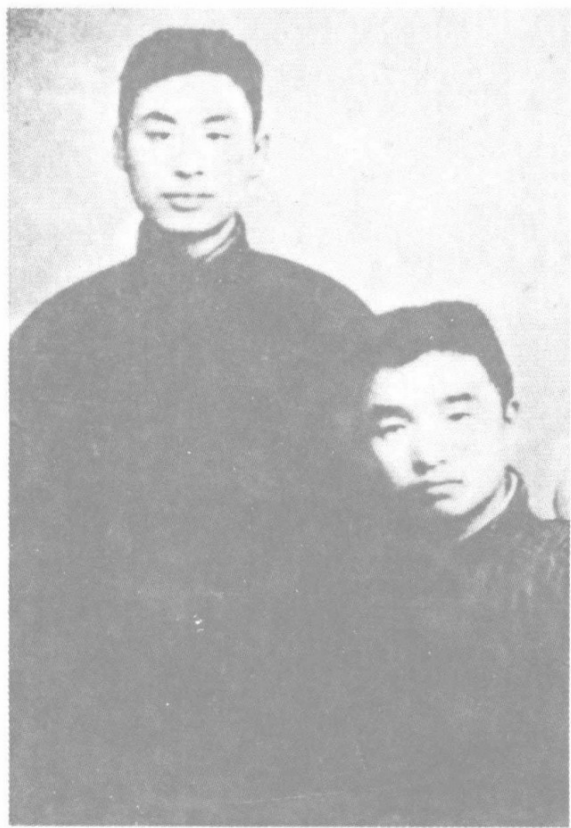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他在“五四”风雨的激励下步上文坛,直至1948年去世,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本书作者紧扣时空线索,将时代风云交织其间,生动地描述了朱自清的生活历程,细致地剖析了他的思想情绪、心理状态、个性特征,主要作品以及作风和情致,于众多平凡事件的描写中,显现其不平凡的神韵。

本书取材丰实,写作态度严谨,文字优美,既有理趣,又有情趣。

现作者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改:订正事实,补充内容,修饰文字,使本书更臻完美。



和叶圣陶先生1921年12月31日摄于杭州

与夫人陈竹隐摄于上海（一九三二年）



与夫人、女儿摄于北京颐和园（一九四八年）





与夫人、子女在清华园（1947年）



1932年，与夫人（右一）及友人摄于清华图书馆门口



1948年同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

朱自清先生遺墨

懷子伯

思君直溯論，玉指明聖湖。遙雨少年刻，意作訂新律。呂隨時結，葉
小遊仙。將採聲打微，奏進水浪影。看浮瀛海，船等是今。襟今替異，
念家山破夢成烟。

延譽易君到上庫，古槐書屋久。行斜陽，連巷人踪。少夜語燈窗，
意絮長。西郭移居，却有從南園共食水相忘。平生愛我君為最，
不以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煙漫天開，如歸君年。賢南渡來，親老一。身娛定省，庭空三
桂掩。每苦經年，元元仍孤詣。學世此，有百哀。引領翔風，和勁。事何
當執手話沈灰。

目 录

一、“我是扬州人”	1
二、北京风雨	12
三、钱塘潮凉	32
四、苦闷灵魂的呼声	51
五、温州踪迹	68
六、白马湖春秋	91
七、重返北京	114
八、哪里走？哪里走！	131
九、“千里魂应忆旧俦”	144
十、欧洲之旅	161
十一、生活新篇章	176
十二、山雨骤至	196
十三、卢沟烽火	212
十四、初到春城	225
十五、“一载成都路”	236
十六、在司家营	249
十七、“新中国在望中”	264
十八、“一二·一”风暴前后	276
十九、“你是一团火”	286
二十、高举起投枪	300
二十一、“何须惆怅近黄昏”	320

尾 声：塔烟袅袅	339
后 记	343
再版寄语	345

一、“我是扬州人”

江苏北部有一座小城——东海，古时称为海州。城市虽然不大，历史却颇悠久，乃“古少皞代遗墟”^①也。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城址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海州乃改为东海县，属徐海道。始建于光绪年间的陇海铁路，终点就在于此。

公元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月初九日），东海县承审官朱则余的宅邸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全家上下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原来，一个宁馨儿诞生了。

这个小孩上头原有两个哥哥，叫大贵和小贵，不幸相继夭亡，因此他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愉，备受宠爱。祖父朱则余，号菊坡，原籍浙江绍兴，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姓朱。“则余”意即不忘“余”之本姓。祖母吴氏。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乃绍兴人，与新台门周树人（鲁迅）是本家。朱小波是个读书人，他对儿子有很大的期望，苏东坡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乃为儿子取名“自华”。由于算命先生说孩子五行缺火，因给他起号曰“实秋”，这一面因“秋”字有半边“火”，一面是取“春华秋实”之意，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诗书传家，学有所成。家里人迷信，怕他不易长大，还特地替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金耳环。小自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稳重安静，聪明好学。1901年，父亲朱鸿钧从东海到高邮的邵伯镇做小官，把他和母

^① 嘉庆《海内直隶州志》。

亲接到任所，住在万寿宫里。在那里，他先从父亲启蒙识字，后到一家私塾里读书。

万寿宫的院子很大，也很安静。出了门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滔滔江水，向北流泻，昼夜不息。邵伯镇很小，没有什么地方好玩，小自华读完书，无聊时只独自在河边溜溜，望着静静的流水，向河里扔瓦片子，看瓦片带着串串涟漪涉水而去。有时，父亲的当差把他带到铁牛湾去玩，那就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了。那儿有一条铁牛坐镇着，背上刻有铭文：“维金克木，蛟龙永藏，土能制水，永镇此邦”，很是威武。小自华喜欢爬上牛背骑着，轻轻地抚摸它，享受到无限的乐趣。小镇上没有儿伴，他幼小心灵难免寂寞，还好在私塾里结识了一个长得十分瘦弱的，叫做江家振的小男孩，闲时常到他家去玩。傍晚，当流霞布满天宇，暮色开始四合时，在江家荒园里，他和小家振并排坐在一根横倒的枯树杆上，亲切地交谈着，依依不舍，留连忘返。对这个童年伙伴，自华有一种深切的感情，不幸江家振体弱多病，未成年就夭逝了。四十年后当他回忆起孩童生活时，还对这个生平“第一个好朋友”，寄予深深的怀念。

光阴荏苒，在枯寂的邵伯镇渡过了两年，二弟物华就在这里诞生的。1903年小自华六岁时光，朱小坡将家搬到了扬州。

扬州位于长江下游北部，南临大江，北踞蜀冈，河渠纵横，平畴弥望，大运河纵贯南北，与长江交叉，东流入海，是一座具有二千四百多年历史的有名古城。“春风十里扬州路”，“夜市千灯照碧云”，历代诗人所写的诗句，形象地描摹了当年古城繁华的景象。朱小坡先把家安置在天宁门街，宅子靠近城门楼，系三进古式房屋，大门有很宽敞的门楼过道，二道门有八扇屏门，虽不算太宽敞，也够住了。祖父菊坡公退休后也来这里定居。三弟国华，妹玉华都在这儿出生，家发越来越大了。过了几年，朱小坡

又把家迁至弥陀巷内一所小四合院，朝南三间正屋，朱小坡夫妇和子女居住，菊坡公夫妇则住在朝北三间居室里。自华常和弟弟物华在大门照壁处玩捉迷藏。

朱自华在扬州生活了十三年，在那里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期间，曾因父亲到江西九江做盐务官，他去过江西一年。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而复杂的，大概是过于单调了吧，所以他后来曾说，他的儿时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它如“沙漠般展伸着”，没有“依恋回翔的余地”。^①但是，“青灯有味是儿时”，在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那里的一切都是“有味”的。

在“忆之路”上，愈走得远，愈是有味；因苦味渐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最近的地方是“儿时”，在那里只有一味极淡极淡的甜；所以许多人都惦记着那里。这“忆之路”是颇长的，也是世界上一条大路。^②

童年毕竟对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品格的确立，都有着莫大的影响。人们都会对它切记不忘。

朱小坡对儿女教育甚严，一到扬州惟恐自华学业荒疏，即把他送到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读经籍、古文和诗词。不久，就让他进入初等小学，但没有读到毕业。这期间，朱小坡又送他到一所私塾从戴子秋先生学做古文，后来他曾说：“我的国文是跟他

① 朱自清：《〈忆〉跋》。

② 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老人家做通了的。”^① 还到过扬州知名的老教师李佑青先生那里听课。李老师系双忠祠小学校长，治学严谨，执教有方，遐迩闻名，他很喜欢这个眉目清秀的孩子，对他很照顾，虽是临时来听，却加放一张板凳让他坐在前排。

放学回来，晚饭过后，朱小坡一面吃着花生、豆腐干下烧酒，一面低吟着儿子写的一篇篇作文，看到文章尾后有好评，字句边上有肥圈评点，就点头称是，欣然饮酒。且给坐在旁边的儿子几粒花生米，或一块豆腐干。若是文章字句圈去太多，尾后有责备的评语，便要埋怨儿子，甚至动起气来，把文章投在火炉里烧掉，小自华这时就忍不住哭了起来。这几年的古文教育给他的古典文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诱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

朱小坡对子女严厉但也慈爱，在寒冷冬天的晚上，为了使孩子们身子温暖，便在屋子里点起洋灯，烧了一锅豆腐，让儿子们围坐在桌子边，他觑着眼睛，从氤氲着热气的锅里，夹起白煮豆腐，放在孩子们的酱油碟里。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溢满天伦之乐。

十五岁那年，朱自华考入安徽旅扬公学高等小学，那里有一位姓黄的先生和陈春台先生，他们教授英文十分得法，大大诱发了他学习外语的兴趣。朱自华学习用功，但有时也跟着同学们调皮捣蛋。一年春天，他跟着一群同学到城外一个寺里去白吃桃子，理由是一些中学生都看白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十几个小孩子浩浩荡荡地出城，一到寺里便气势汹汹地呵斥道人，领他们到桃园去。道人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刚开花呢。”小孩子们不相信，闯到园里，果然是花正开着，于是都泄了

^① 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气，一怒之下，把花都拆了，叫嚷道：“没有桃子，得沏茶喝”。结果是喝了一肚子的茶水回去。

高等小学毕业后，朱自华考入了江苏省两淮中学（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他个子不高，坐在第一排第一座。在教师们眼中，这个脸儿圆圆、身子结实的孩子，有点少年老成，不苟言笑，学习认真，做事踏实，从不缺课。平时喜欢看小说，对文学有浓厚兴趣，颇有志向，曾自命为“文学家”。曾仿照《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写了一篇约八千字的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去，不久被退了回来。他不灰心，乃和一些同学，自办《小说日报》，是用油光纸抄印的，并写了一篇侠客故事《龙钟人语》登在上面，可惜《日报》只三天便夭折了。

这时，他们的家已从弥陀巷迁至皮西街，是一座中西结构的房子，有两进。大厅旁有一厢房，朱自华单独住在这里。后进内宅西南角有一座小楼，系房主堆放杂物的，自华十分用功，每日晨昏即躲入小楼读书。由于品行与学业俱优，毕业时，校方曾授予品学兼优的奖状。当时有一位同学不服气，认为学校不公，感到朱自华不及自己，但教师们都认为这位学生虽然各科成绩均优，但英华外露，不如自华老实浑厚。

“广陵富佳丽，隋季此为京”。扬州在历史上曾享有“淮左名都”的盛誉。山灵水秀，风物宜人，峰峦秀叠，园榭相连，“九里楼台牵翡翠”，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自古以来人才荟萃，文化发达，历代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等均曾流连于此，寻幽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章。扬州也是一个英雄城，在抵抗异族侵略战争的历史上，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文物古迹。古城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风气，于无形中陶冶着少年朱自华的性情，养成他和

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

朱家在扬州是个客籍，没有亲戚故旧，朱小坡在江西做事多年，远离家庭，1912年菊坡公又故世了。人口日多，生计渐艰，家道一日不如一日了，因此他们的家与当地乡绅望族毫无往来。在《说扬州》一文中，他回忆说：

他们的雅事，如访胜、吟诗、赌注、书画名家、烹调佳味，我那时全都没有份，也全不在行。

由于没有身世显赫的靠山，也无举足轻重的社会关系，因此难免要受到当地恶势力的欺凌。辛亥革命那年，朱小坡生病在家休养，就让一个乡绅打着军政府的招牌，敲去一笔钱。落寞的家庭，单调的生活，养成自华沉着倔强，疾恶如仇，洁身自尊的性格。当时他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对社会上黑暗现象和市井俗气，极为不满，他最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所谓“小气”，就是目光如豆，只图眼前小利，所谓“虚气”就是“大惊小怪、以少报多”，虚张声势。扬州有一个大官儿，常常坐着包车在街上飞驰，前面一个拉着，旁边还有四个跟着车子推着跑，沿街辟辟拍拍，神气活现，威风凛凛，出足风头。对这种自我炫耀大耍气派的“虚气”，少年朱自华深恶痛绝之。他还看不惯横行乡里的“甩子团”的行径，“甩子”乃扬州方言，当地绅宦子弟，仗着家势结成团伙，胡作非为，在公共场所闹“标劲”，看戏不买票，包揽诉讼，调戏妇女，聚众起哄。更令朱自华感到奇怪的是，豪门乡绅的仆人竟然可以指挥警察区长，大模大样地招摇过市。满清王朝早被推翻，封建统治业已结束，民国也已开创多年了，然而扬州黑暗却依然如故。少年自华目睹现状，气愤填膺，但自知人轻言微，只能让那口怒气憋在心里。自然，他也并没有一概抹杀扬州